

國

風
邶鄘衛

175
205
10

詩傳

二

共十



詩傳大全卷之二

邶一之三

邶 鄘 衛 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

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

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

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

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去律貞

武王弟康叔之國也安成劉氏曰武王

日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紂都則康叔

乃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

詩傳大全卷之二

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
 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
 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
 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
 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
 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
 今懷衛澶音蟬相去聲滑濮等州開封大名
 府界皆衛境也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
輝府相州今彰德府
 開封府今仍舊三隸河南大名府今仍
 舊澶州今開州隸河南大名府今仍
 濮州今山東昌府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
 濮州隸山東

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

曉朱子曰存其音邶音者係之邶音者係之
 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音者係之

不繫詩之今但以為不可曉者蓋此等既
 聲之異今但以為不可曉者蓋此等既

為得也○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
 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

○華谷嚴氏曰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
 滅國也○安成劉氏曰邶鄘之名不與衛之

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洙泗皆
 正作于衛國而或係邶鄘泉水載

馳竹竿皆大作於外國而得詩之地而係邶
 一係衛意大於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邶

也其所以必係邶鄘故昭公八年楚既
 興滅繼絕之心春秋昭公八年楚既

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為存陳
 亦此意也是以大師存邶鄘之名置於

亦此意也是以大師存邶鄘之名置於

衛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夫子而舊
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章
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
氏曰關

此者變也邶鄘衛皆風也
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
也○竹房張氏曰正風以開
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
舟為首者蒞姜慶夫婦人倫
次鄘栢舟者處母子之變者
蘇氏曰春秋所見百七十餘
國意者列國不皆載於大師
曹之小邶鄘之亡
而有不能已也

隱憂微我無酒以教
反五羔以遊
栢亭也

沉反芳劍
彼栢舟亦沉其亦耿耿
反古幸
不寐如有

比也沉流貌栢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
日耿耿猶微微不寐也○慶源輔氏曰蓋
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
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古人下字不
者如此唯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
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栢舟

自比與問栢舟看與關
彼興此詩才說栢舟下
其義是此○安成劉氏曰有全章皆比者如
蠢斯之類固專屬比矣亦有比意之外繼陳
其事如此章之類者今以集傳賦而比之體
此類觀之亦可與之體例求之則言以栢為舟

堅緻密音雅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
日薄字訓附以說卦雷風相薄証之只讀作
泊若以離騷九章旁不得薄之薄証之則音

堅緻密音雅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
日薄字訓附以說卦雷風相薄証之只讀作
泊若以離騷九章旁不得薄之薄証之則音

為博而亦但汎然於水中而已華谷嚴氏曰二柏舟用意

訓為附也皆在下句邶柏舟在於彼中河也故其隱憂之

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教遊而解之也列女

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

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

詩也歟新安胡氏曰列女傳以為衛宣夫人

弱而末云不能奮飛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

道不合則去是有可去之義若姜氏則無可

去之義矣故曰不能奮飛况以下四篇皆婦

人作二南與邶鄘柏舟皆首婦人亦是一證

○鄭氏曰莊姜姜氏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反如預亦有兄弟不可以

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反

賦也鑒鏡茹度待洽反廬陵羅氏曰量也謀

尺引曰五度則也過也據依愬告也○言我

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不可

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慶源輔

既不得於其夫外又不得於

其兄弟其情之無聊亦甚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反眷勉

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反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慶源輔氏曰富謂

備而無欠缺閑習則從容而不生也○選簡

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
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
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慶源輔氏曰心
卷言其有常也威儀之不可選言其皆善也
唯其存諸中者有常而不可移故形於外者
皆善而不
可揀也

○憂心悄悄七小惛于羣小覲既多受愈

侮不少又靜言思之寤辟有標反符小

賦也悄悄憂貌惛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

於衆妾也覲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

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標然○慶源輔
氏曰此章又言其所憂之事以至於拊心而

有標則其憂極矣○日居月諸胡迭待結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

戶管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謂不明也日月

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匪澣衣謂垢汗不濯

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

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

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

至於煩寃憤古對反眊音冒目如衣不澣之

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反

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反

柏舟五章章六句

如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
 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
 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怨而哀樂之
 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之不得於父弟
 以此巨之不得於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
 為之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
 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
 如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
 如此看所謂詩中大義不可不觀會得
 可以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未有和
 問意思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思終不
 怨之亦須還他有些怨底意思終不
 成只如平時却與上木相似只看舜之
 但發之于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
 憂危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外好古

憂危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外好古
 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其好古
 慶源輔氏曰首章以柏舟為比比其可
 用乘載也末章以柏舟為比比其可
 而虧當尊而卑也所謂詞氣卑順柔弱
 全篇固然末後兩章尤可見○竹房張
 氏曰莊姜處夫共姜處母正靜自守而
 忍斥言其夫共姜處母正靜自守而誓
 無他感動其夫共姜處母正靜自守而
 故共姜處之難易夫之昏惑不可移也
 莊姜處之難易夫之昏惑不可移也故
 也○豐城朱氏曰冠鄘衛居變風之首
 無怨夫之意不見於禮於兄弟而無絕
 弟之情不見於禮於兄弟而無絕之
 心而所以自反者惟知志不可不
 專一威儀不自反者惟知志不可不
 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而瑕疵亦可謂
 善自處矣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歟又
 曰莊姜之憂夫似若未嘗也西夫婦之
 之不得於其夫似若未嘗也西夫婦之

道於此乎始窮嫡妾之分於此乎始亂
事始於閨門而毒流於一國怨生於社
席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惟一人
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
已於言乎夫子錄之且列於變風之
首固將以垂戒於天下後世也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

劉氏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
紫纁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

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

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

嬖妾曹氏曰莊公揚武公子左傳謂公子州
吁嬖人之子也有寵此所謂妾或州吁

之毋與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

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孔氏曰
見正色反為裏而隱猶妾蒙寵而顯夫反見踈而微也使我憂之不能

自已也南軒張氏曰言嫡妾之亂其弊將有
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為一

身之私哉○疊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
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嫡妾易位尊卑不

我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
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
下

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

甚矣孔氏曰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為裳而
處下猶妾蒙寵而尊夫人反見踈而卑

前以表裏喻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亡之為言忘也

此以表裏喻幽顯亡之為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音尤叶兮所治音汝兮我思古人俾無訖音平

于其反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音也

俾使訖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音也

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音也

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音也

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慶源輔氏曰彼之

之所為則欲其無過而已此其所以為賢也

○締兮綌兮淒音七其以風音叶我思古人實音也

獲我心音夕

比也淒寒風也○締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

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

得我心之所求也朱子曰古人所為洽與我

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道

理孟子所謂若合符節政謂是爾○慶源輔

氏曰莊姜始則思法古人以求無過既又因

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

賢不謂之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

說下三篇同左氏傳隱公三年初衛莊

日莊姜美而無子戴嬀生桓公莊姜以

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

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華谷嚴氏曰
女子之情饒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
嫡妾之分其詞氣溫厚如故曰
詩可以怨○黃氏曰觀詩至綠衣然後
知先王之風澤深厚夫以婦人女子而
所不知如此詞氣坦夷固與氣息弗然者
不可同年語矣蓋不得已而後言仁厚
積中而然也○定宇陳氏曰不得於夫
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人以自修其身憂
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怨其

燕燕于飛初宜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與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反

興也燕音壹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孔氏

燕燕尾涎涎是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

戴嬀也歸大歸也廬陵羅氏曰大歸者不反

子完為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

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

也臨川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

之所不能已也○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
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
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
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華
谷嚴氏曰風人之合不盡之意此但叙離別之
恨而子弑國危之中矣皆

燕燕于飛亦信之頽反之子于歸遠

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與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頽將送也佇立

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

南心叶民反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與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

者陳在衛南慶源輔氏曰泣涕如雨初別時

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忘也

○仲氏任而今只音其心塞淵均反終溫且惠

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戴嬌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

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

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

言戴嬌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

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孔氏曰言仲氏有德

又終能溫和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

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以思先君之故勸勉

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慶源

日以思愛相信嫡妾相與之情於是為至塞

實不虛妄也淵深不淺露也二者其本也溫

和惠順又終竟如此而無作輟馬則是得情

詩經卷之二

謹也。有是象德而。又謹。而戴嬀猶以先君之
 於持身其賢為可知矣。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
 亦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
 朱子曰。古人心塞實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此。
 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其讀詩於此。數語。
 讀書。至先王肇修人紀。至茲。惟艱。我深誦。數。
 又曰。譬如畫工傳神。一級。真是。寫得。他精。
 出神。

燕燕四章章六句

猶有如是之婦人。此所謂先王之澤未
 泯。而康叔之餘烈猶在也。○豐城朱氏
 曰。余讀是詩。未嘗不歎。莊姜之為。主。俾。戴
 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為之。主。俾。戴
 嬀。以。為。之。助。則。閨。門。正。矣。立。子。完。以。為。
 之。嫡。命。石。碣。以。為。之。輔。則。國。本。定。矣。若
 州。吁。者。可。教。則。始。教。之。不。可。國。本。定。矣。若
 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衛。即。康。叔。武。公。
 之。衛。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尊。奪。宗。卒。貽
 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而可乎。昭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五。反。果。

王曰。不以古。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
 夫婦之道。處我。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
 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五。反。果。

詩傳卷之三

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
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

慶源輔氏曰觀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數莊公不以古道處已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為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者則矣是其心志回

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
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

厚也安成劉氏曰每章章末二句皆有望之意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反呼報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朝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

其辭無良醜其實也華谷嚴氏曰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德音莫違皆夫人言其意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

者耶阿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

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

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

情也安成劉氏曰日居月諸乎日月而訴之
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意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猶舜踊

日月四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呼日月而

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相顧也
詞也一章云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
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
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
我為可忘者耶則詞雖緩而意則切矣
章言報我不循乎義理也雖為莊公所
報我而都不可循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
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新安胡氏曰此

篇分明作於莊公之時胡能定之意故不
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

我顧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

○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

燕之前以某觀之詞莊公於姜猶有往

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

姜不免微怨矣燕則莊公絕不顧姜而

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

日月當次朱子曰恐或如是○豐城朱

氏曰變風之始於莊姜何也曰婦人以

其所天也以夫則狂惑妾其所使也以

妾則上僭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以子

則暴而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雖遭

人倫之變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

亦賢矣哉是音詭反約浪笑教反五報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

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詭戲言也浪放

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
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
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
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
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
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終風且霾叶音皆反惠然肯來叶如字又莫往

莫來悠悠我思叶音新反

比也霾去聲雨音茂又也爾雅孫炎曰

從上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下也

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

而肯來毛氏曰時也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

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曠反於計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

比也陰而風曰曠有又也蘇氏曰古不日有

曠言既曠矣不旋日而又曠也亦比人之狂

感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音仇病寒嚏

也慶源輔氏曰寤則憂而不寐寐思之

也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也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也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瞠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胡叶

比也瞠瞠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以

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東萊呂氏曰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安成劉氏曰一章言莊公狂暴

而莊公猶有顧笑惠來之時所謂暴慢

無常狂惑暫開者也三章則暫開而復

比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燕

燕讀之方可備見姜氏初作柏舟緜衣

唯自憂歎而止於和平未嘗指譏公之

猶不忍斥言及日月然後極其詞此豈

為人也至於終風則言其狂惑蔽固而

情之所

擊鼓其鏜叶戶當踊躍用兵叶脯土國城漕我獨

南行郎反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

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

華谷嚴氏曰漕○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

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

而我獨南行有鋒兵端鏑音滴死亡之憂

危苦尤甚也三山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

死亡未可知也。○鄭氏曰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中教

反叶救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

之好也鄭氏曰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敵邑以

陳宋而後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

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

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其馬叶滿于以求之于

林之下叶後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

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鬪志也

○死生契闊叶苦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

子偕老叶魯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

○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

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

偕老也

○于音吁嗟闊叶苦兮不我活叶戶兮于嗟洵

兮不我信叶師兮叶夕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

與申同釋文曰即古仲字○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

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

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月而還

出師不為久而衛人怨如此身犯大逆眾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豐城未

民也先王之於民也平陳與宋者又此

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

民也先其所以急後其所緩未聞象役並與

凱風自南是麗必先其所以急後其所緩未聞象役並與吹彼棘心是麗必先其所以急後其所緩未聞象役並與棘心是麗必先其所以急後其所緩未聞象役並與夭夭是麗必先其所以急後其所緩未聞象役並與母氏是麗必先其所以急後其所緩未聞象役並與

劬勞金叶音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孔氏曰

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字書棘如棗

色赤色白為白夭夭字書棘如棗少好貌劬勞病苦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

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

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有之其劬勞甚矣

華谷嚴氏曰棘至夏始生凱風南來吹彼稚

弱之棘心至於天天然少好則風之為力多

矣比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

長則母亦當告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

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安成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旬

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

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

自責也深矣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

也去○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五反有子七人母氏勞

苦阿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

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

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阿永嘉陳氏曰寒泉在

養令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

樂也○孔氏曰寒泉有益於浚浚民得以逸

母乃寒泉之不如此於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

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

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

勞苦為詞孔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

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長養七子劬

勞也此謂母今日勞苦思嫁與上不同也

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

詩傳大卷二

○此夕 睨反胡顯 睨社華板反 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

與也睨睨清和圓轉之意新安胡氏曰黃鳥

○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

獨不能慰悅母心哉孔氏曰自責言黃鳥之

三章以無情與有情 四章以無知與有知

凱風四章章四句南豐曾氏曰凱風盛於

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入甘之有子

而慰母勞苦黃鳥陳氏曰瞽瞍日頑舜

則負罪聖人豈緣飾哉其心誠曰吾罪

屬在已矣此無益也抑以見一門昆弟皆舜

耕歷山氣象也○疊山謝氏曰不怨母而

責已孝人之至也○慶源輔氏曰母之則只

善在他善人見之則可自其子觀之則已

見其聖善而感悟其中自無令人而巳

不其然則聖善過為歸美之詞耳此唯子

也韓退之作姜里臣而事君如此則未安

可施之於母過而事君如此則未安

也韓退之作姜里臣而事君如此則未安

王聖明雖程子亦以此言為得文王之心不解如

心而先聖人之常云看得文王之知命尊君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鷄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鬪

詩傳

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去聲阻隔也○婦人

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

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

阻隔也慶源輔氏曰我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詒伊阻不以怨人也

○雄雉于飛下上反時掌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

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

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慶源

輔氏曰言有盡而意無窮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道之云遠曷云能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道之云遠曷云能

來叶陵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

君子從役之久也程子曰日月取其迭往迭

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

而悠然思之○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不忮之或不

求何用不臧是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

君子豈不知德行乎同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

同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止齋陳氏曰忮心

生於忿怒求心

生於忿怒求心

詩傳

二

於貪慕故人之取貪賤患難者能不伎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伎故伎者常生於至於求者常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東萊呂氏曰思

知其未得歸也於自解曰凡百君子之切而伎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此亦幾乎情止乎禮義之意胡氏曰

雄雉四章章四句

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言猶能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綠衣傷已之詩也不過曰我思夫又役國城漕自我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反苦例

比也匏瓠也音護也短頸大腹曰匏上曰瓠

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

則亦未可用之時也華谷嚴氏曰匏經霜其

詩傳卷之二

水渡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爾雅

邢昺疏云此衣謂禪也言水深寒音寒衣而涉

曰揭爾雅以下為屬繇膝以上為涉繇帶此刺淫亂

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

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

義而行也毛氏曰遭事制宜如遇水深則厲

若○華陽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

○有彌彌爾濟盈有鷺以雉鳴濟盈不濡軌

居居有反反叶雉鳴求其牡氏竹房張

比也彌水滿貌鷺雉聲軌車轍也氏竹房張

文曰軌車轍也從車九軌車軌前也從車凡

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

壯聲之叶也軌聲則難叶矣○廬陵羅氏曰

周禮軸人疏轍廣謂之軌轍末亦為軌韻會

日車軸謂轆頭也轆即車頭之端貫較者車

輪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

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

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

寸軌居輪中若濡軌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則水涉三尺三寸○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

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張氏

詩傳卷之二

二

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雖雖鳴鴈叶魚反旭許王反日始朝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

賦也雖雖聲之和也孔氏曰生執之以鴈鳥

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日始出

謂天昕之昏禮廬陵李氏曰娶妻之禮以昏

為納采用鴈孔氏曰六禮唯用鴈者取其順

陰陽往來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本草

註曰鴈為陽鳥蓋得中和之氣熱即北寒即

和也○朱子曰凡費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繪

交絡之○安成劉氏曰集傳但言親迎去聲以

昏而納采請期以朝鄭氏曰自納采至請期

氏曰用昏鄭氏云取陰陽往來之義歸妻以冰

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

刺去聲淫亂之人也新安胡氏曰味士如歸妻

之曰士如欲歸妻自當有婚見是刺淫者若責

淫亂也若刺宣公不當以士言之禮何得如此

○招招照遙反舟子叶漿反人涉五郎反否叶補反人

涉叶補反印叶補反須我友叶羽反貌孔氏曰王逸云以舟

比也招招音毫召之貌手曰招以口曰召舟

詩傳

二

言傳

二

子舟人主濟渡者印我也舟人招人以渡
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
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
人之不然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此詩

於諸作若有所度量二章言為不能度量則
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詔之以婚
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以
○安成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反
覆諷刺皆以濟涉之事為比豈所指淫
人居津水之傍歟抑詩人以一時所見
譬歟

對以兮菲吐兮兮弄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五叶反
采葍享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

同死止叶反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毛氏曰陰

至葍蔓音萬音菁音也菲似菑音福莖麤葉厚而長

有毛下體根也華谷嚴氏曰江南有菘江北

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菲蒿類爾雅謂葍菜河

內謂菘菜三月中蒸為茹滑美可作羹根如

可啖葍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
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
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

詩傳大卷二

言傳

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

以同心五華谷嚴氏曰黽勉猶勉強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為之皆謂之黽

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

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

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

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慶源輔氏曰上四句以陰陽之和也

夫婦之和下四句以葑菲根比婦人之色○程子曰夫婦之道貴於有終德音美音也言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色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音宴爾新昏如兄如弟音

待禮 茶斗外 薺叶引

賦而比也遲遲徐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

東萊呂氏曰韓詩云白石為門畿蓋門閭也韻會相即閭字門極也即門限兩旁夾木

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薺甘菜本草曰薺味甘人取

其葉作蘊及羹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

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

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

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

甚苦及甘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

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

詩

二

言傳州錄二

見恤永嘉陳氏曰物莫苦於荼婦人見蓋婦

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

至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

甚苦而歎其夫之方樂賦體與比體相繼

○涇以渭濁湜湜音其止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

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音口我躬不閱遑恤我

後胡口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筭

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

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東萊曰詩

人多述上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

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賦河淡也○原州

百泉縣今平涼府鎮原縣永興軍高陵今西

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府渭源縣

同州馮翊縣今西安灑以與逝之也梁堰音石障水而空控其中

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

空以取魚者也閔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

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

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

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

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

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

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

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

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我知不能

禁而絕意之辭也慶源輔氏曰不忍遂棄其

者知也而絕意焉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

有古何亡古黽勉求之凡民有喪音匍音匍音救音

興也反方反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

劉氏

曰泳與游今俗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

所謂迷與困也孔氏曰匍匐本小兒未行之

狀其盡力顛蹶似之故取名○婦人自陳其

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

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

以求之孔氏曰隨水深淺期於必渡猶隨事

求之難易期於必成不問貧富吾皆盡力

有亡方舟泳游以興勉求也又周睦其隣

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慶源輔氏曰勤勞家

○不我能愔許六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古音

怨事以勤家睦隣為德而已此可見其勤而不

用不售市救反叶昔育恐育鞠居六反及爾顛覆

反芳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可

賦也慙養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

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

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

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程子曰凡人所以

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因念其昔時相與

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

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

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生於困

窮之際亦通三山李氏曰正所謂將恐將懼

是也○慶源輔氏曰或問昔育恐育鞠張子

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

甚實不若前說為順先生曰此始

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我有旨蓄反亦以御魚呂反冬宴爾新昏

以我御窮有洗音有潰戶對既詒我肄羊至反不

念昔者伊余來墜又夕興也旨音蓄聚御當也洗武貌潰怒色也容

項氏曰洗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肆勞

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墜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

以禦冬月之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

安成劉氏曰古人場圃同地秋抄則築堅圃地為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以禦冬也

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南豐曾氏曰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姓以禦窮而巳其薄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

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慶源輔氏

見日末二章又可見其怨而不怒

谷風六章章八句

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兩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費盡氣力去做後

尚做得不好○慶源輔氏曰觀此詩氏物連類因事興詞條理秩然有序勤而矣而不怨怨而不怒玩而味之可謂賢婦

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叙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

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於

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為潔而棄之耳

然其言之有序而不可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與怨者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豈

賦也式微語辭微猶表也再言之者言表之

甚也鄭氏曰微乎微者他國之邑微莫甚焉故

郭璞註云微猶非也二微字義不同中露

露中也言有露濡之辱而無所芘覆音也

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

壹關縣○鄭氏曰寓寄也黎侯而寄於衛其臣勸之曰

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

胡為而辱於此哉孔氏曰主憂臣勞主辱臣

若無君何為處此者自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是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亦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問式微詩以為勸

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

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

旄丘之葛補傳云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焉何多日也音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

臣也疊山謝氏曰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

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

大而節踈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

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

東萊呂氏曰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

開而踈黎人見葛之長蹙時之久而密猶未

見救 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
柔而不迫也慶源輔氏曰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望之雖切而其辭益緩真

寬厚之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叶舉反也必有以

也夕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

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

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

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

此夕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夕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

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

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

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

大夫而譏其憤音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

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

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夕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里反叔兮伯兮衰

反由救如克耳夕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衰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衰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衰如充耳責之也自緩而疑自疑而諷自諷而責是皆性情之正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

須溪劉氏曰一章何日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望於衛未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怨也四章衰如充耳不能

不怨也○眉山蘇氏曰諸侯錡異國而相為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時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之○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夫睦乃四隣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黃氏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

千戚文用羽籥也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千舞者武舞之別名

安成劉氏曰千盾也戚斧也羽籥此詩三章所言者是也皆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舞者所執之物

顯之處鄭氏曰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伶官世

掌樂官而善焉故後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

其言如此須溪劉氏曰物之意味方持字可見

若自譽而實自嘲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

為碩人只此便不可見其為不恭也當明顯之

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其碩人俱俱疑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

組祖音

賦也碩大也俱俱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

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

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安

○左手執籥劉氏曰既能樂舞又善御馬亦右手秉翟亭歷反叶赫如渥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

曰三孔釋文曰以竹為籥長三尺執翟雉羽

也赫赤貌渥厚漬也孔氏曰渥者浸潤之名

也言漬之厚而有光赭赤色也言其顏色

之克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

禮也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一人拜受

禮也爵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一人拜受

禮也爵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一人拜受

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程子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

乃反以其賚予，與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

玩世不恭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前已言其輕肆焉，故不恭也。知其世之不可與有為，故輕

肆焉，故不恭也。知其世之不可與有為，故輕

玩之，心不足，誇而反誇之，是皆不恭之意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楚詞：湘夫人歌曰：沅有芷

興也。安成劉氏曰：楚詞：湘夫人歌曰：沅有芷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秋風辭

此章起興之例，同故朱子：榛似栗而小，下濕

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

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

美人目其君也。離騷經曰：恐美人之遲暮，集

於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

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

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竹房張

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美而隰有之，

以興為人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

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數之

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祿

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矜官

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

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

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

東方朔似之問如張子之說是固可以

恐未可以為盡善朱子曰古之伶官亦

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

則自不得志耳○慶源輔氏曰朔之所

以自譽者皆所以自嘲其恢諧類俳優

正與此詩之意相似○三山李氏曰伶

官者賤役耳今以賢人為之正猶君子

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任

全身遠害屬

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與也叶淇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

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音州林

河南彰德府林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

孔氏曰邶鄘衛三國境地相連故邶云亦流

于淇鄘云送我乎淇之上矣衛云瞻彼淇與

之類皆變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

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必

然之泉水亦流於淇矣我之有懷於衛則亦

必叶悲位

反新變力轉

與也叶淇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

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音州林

河南彰德府林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

孔氏曰邶鄘衛三國境地相連故邶云亦流

于淇鄘云送我乎淇之上矣衛云瞻彼淇與

之類皆變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

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必

然之泉水亦流於淇矣我之有懷於衛則亦

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

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慶源輔氏曰讀首

○出宿于沛反于禮飲餞踐音于彌乃禮女子有行

遠反于禮父母兄弟反待禮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獎

賦也沛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孔氏

以祖祭者重已方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

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

謂諸姬也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婦

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

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

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是

○出宿于干山叶居飲餞于言載脂載牽胡瞎反

還旋音車言邁邁市專臻于衛此字本與邁不

瑕有害阿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隋志邢州

言山脂以脂膏塗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內丘縣有

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釋文曰牽車軸

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牽其用在脂故曰

戴脂載牽謂塗畢乃設牽於車其用在牽故

曰戴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邁疾臻至

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

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宅思須與漕叶祖我

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阿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

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

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鄭氏曰肥泉自

故思此而長歎須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

思之○問恐此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

于國以寫其憂否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

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婦謀之正也恐害

義理而卒於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於正

之况賢士且難

三十一

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
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
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
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新安胡氏曰一
而謀於諸母也二章述初嫁時宿餞
郊既遠父母今父母終而欲歸故以問
諸姑伯姊何如耳三章又欲效初嫁時
宿餞于所嫁國之干言脂牽歸衛第未
知有害於義理乎此正謀諸姬之語也
四章既不可歸於是但思肥泉思須漕
以重衛國德也五章景慕欲往遊以寫憂
而己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寫憂
齋陳氏曰泉水竹竿歷道欲歸之
意皆衛女思歸也

出遊以驅吾愁思而已所謂止乎禮義
載馳之詩其歸尤急末章無之時故其辭
辭蓋以宛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
辭切以怨夫既曰豐城朱氏曰禮緣人則
為之本根也夫既曰豐城朱氏曰禮緣人
其忘者而何兄弟其不同氣也皆兄弟情
可人情有出於天理之不可公者有出於
人情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夫天子理之
而節其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食
所以兄弟不與同席而與同器而坐而
共食者唯母也則閨門之內父母可同
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為之主
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思不以恩揜義
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禽獸
天理而過人母欲也以此為防猶有禽獸
其行如齊襄魯桓夫此為防猶有禽獸
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

詩序六章二
三十一

出自北門叶眉憂心殷殷終窶其窶且貧莫知

我艱銀居反已焉哉叶將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

以為禮也孔氏曰窶謂無財可以自給然二者皆無財之

氏曰蕪言之以見貧之甚也○衛之賢者

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

以自比比問只作賦說如何朱子曰當作賦而

有北門比意思○孔氏曰言出自北門後作此詩亦

出北門因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

天也孔氏曰我之因若天實為之使我遭此

去心忠之至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

故自決歸之於天○慶源輔氏曰終者已焉

之辭蓋自以為無復有望也故歎之曰已焉

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蓋知其無可奈何

而歸之天也是亦所謂益我我入自外室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

人交徧謫知華反叶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

何哉星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

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謫責也○

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

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

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

謫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又

已我自外而歸則室家之貧更甚矣

能於天○華陽范氏曰關雎之行則婦歸

○王事敦叶都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叶我我

入自外室人交徧推反徂回我已焉哉天實為之

謂之何哉呈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鄭氏曰推者

慶源輔氏曰推謂推折沮抑之又甚於謫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

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

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

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

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

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山

謝氏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扶杜之

功君無一人之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千

於終窶且貧本蓋在此也北門之忠臣至

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使室人

不堪者上不忍飢寒而交徧謫之此人情所難

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
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
之。衛之所謂以亡也。○慶源輔氏曰：楊氏
之說其論君臣之道備矣。兩衛之忠臣
則處其變而不失其道者
可以為萬世臣子之法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雪其雱反惠而好呼報反

我攜手同行郎叶反其虛其邪下音徐既亟只下音紙

且下音餘反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

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爾雅作

徐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

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

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

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慶源輔

而好我攜手同行不怠故舊之仁也其

○北風其喈居音皆叶雨雪其霏反惠而好我

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夕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疊山謝氏

而密有聲不止於涼矣兩雪霏霏而歸者去而

不反之辭也八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

虛其邪既亟只且夕

詩傳

詩傳

詩傳

言傳州金三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鴉黑色皆不祥

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

危亂可知但問指一與鳥不知此何物朱子曰不

好所見者無非不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

貴者亦去矣日疊山謝氏曰一章曰同車一節急一

節風人之法度也北風兩雪之寒涼日所見

者無非赤狐鳥鴉不祥之物亦非有先

北風三章章六句安成劉氏曰詩中有一

者所作其虛其邪既並只且三章三言

日若國已危則無可去之義矣

靜女其姝赤朱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

首踟直知躑直誅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

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躑猶躑躅音擲觸

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問淫奔之何取乎

間雅朱子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

其可愛耳以女而俟入於城隅安得謂之閒

雅而此日靜女者猶所謂德音亦愛之無良

也難誘之且然則其俗淫亂幽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于有煒于

說悅音豫亦音女美反徒冬管寬反彤管有煒鬼于

詩經

四

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

廬陵歐陽氏曰古者錢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形是色之美者錢與

同針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

此物而又悅豫此女之美也

○自牧歸荑徒方徒反洵美且異夷曳匪女音之

為美美人之貽與異荑荑似介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

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

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為美特以美

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東陽許氏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

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此禮河水彌彌莫通燕婉之求蘂音

籛音除不鮮斯淺反叶賦也泚鮮明也新安胡氏曰臺在河上彌彌

盛也燕安婉順也蘛籛不能俯疾之醜者也

蓋蘛籛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囿其狀如

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

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

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

詩傳大卷二

要音腰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

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

人也孔氏曰宣公晉桓公之子○三山李氏曰

氏曰燕蓀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道亦

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

非人也

○新臺有洒七罪反叶河水澆澆每罪反叶燕

婉之求蓀蓀不殄今夕賦也洒高峻也澆澆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

已也今夕○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今夕

與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

疾也東萊呂氏曰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

施之疾證非○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

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南豐

曰蓀蓀戚施皆惡疾之人不能為人者也宣

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之求

而得此匪人深

惡之之辭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

未有考也諸篇放此三山李氏曰聖人

宜懲其轍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

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

言作...

四...

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

則知淫亂之禍明皇身竄西蜀幾失天下

安成劉氏曰宣姜事首未見左

氏傳桓公十六年及閔公二年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

養養反以兩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

影字多為洪始加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

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

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

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

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

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

之而作是詩也眉山蘇氏曰國人傷其往而

思之不可得是以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此字本與害願言思子

不瑕有害阿賦也逝御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

不歸而疑之也慶源輔氏曰字義雖與泉水

此所謂害者害其身而已故先生謂此則見

其不歸而疑之辭蓋不忍正言其死且為

君諱也○定字陳氏曰二子之死明矣猶

為疑辭而不盡言以彰君惡詩人之厚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

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

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

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

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人皆惡傷父志而終於死其情則可

取雖於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

弟相戮者則天相遠矣又曰僕當逃避

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為得

禮如不忍去而過其死也亦可也壽無救於

兄而重父之故聖人錄國入之情著宣

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

也舜之事瞽瞍烝烝又未嘗可欲使之

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欲使之

之所以為法於天下也而夫源輔氏曰

之二子處此亦不得為是而夫源輔氏曰

者所以著宣公志行之惡而故先生嘗謂

如是以酷以為萬世戒爾故先生嘗謂

太史公欠此意然其言有所抑揚為是也

○豐城朱氏曰宣公納子之妻以為妻

則夫婦之倫滅矣因宣姜而殺二子則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安成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

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

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

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

之思絕旄丘則無恤憐之義簡兮則
無尊貧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
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
歟於呼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
之方中而
后知也

詩傳大全卷之二

詩傳大全卷之三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徒坎髮音實維我

儀叶牛之死矢靡他湯河母也天叶鐵只音紙

不諒人只阿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髮髮垂貌兩髦者翦髮

夾白音信廣韻註曰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

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孔氏曰夾白故兩髦

侯小斂則脫之若父伯僖侯世子名餘共謚

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容齋項氏曰：內則註云：鬢象幼時鬢，兒生三月，翦髮為髻，男角，女羈，夾白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又曰：鬢者以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之。我共姜自我也。共伯之條，額上是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拍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毋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慶源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

可易也。之死矣，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感荷解而慮可釋矣。

○汎彼拍舟在彼河側，鬢彼兩髦，實維我特之。

死矣，靡慝，母也，天且不諒人，只阿。

興也，特亦匹也。為匹者，古人有孤特之義，而以

治之謂，慝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拍舟二章章七句。

正而能守義，故以首，廓風也。○孔叢子曰：於拍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或問：只是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程子曰：問只是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程子曰：死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再適蓋婦人之大節，故孔

詩傳卷之三

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可為
後世深戒○定宇陳氏曰衛之淫風流
行而有共姜特立之節真可謂過人欲
之橫流矣讀此詩者豈不可以感發人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

厚叶徒反也所可道也言醜也反古候之言不可道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

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蒺藜中冓

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東萊呂氏曰前漢梁王

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云構謂舍之交積材

木也當從應顏說蓋閭內隱奧之處也中冓

門之言若曰閨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

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孔氏曰左傳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

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

服處云昭伯宣公朔之母故詩人作此詩以

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

然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

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

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

詩經大雅三

三

讀也言之辱也夕

與也東東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不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不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

不可讀其汗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

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

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

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

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

訓戒深矣慶源輔氏曰楊氏之說蓋不

亂之詩其意皆如此即先生所謂惡者

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也豐城朱氏

曰宣姜本有此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

為新臺之有此弄夫身於公子頑而為

中葺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

是以無所顧藉於後甘以其身處於汗

穢而不辭則亦無復復

羞愧悔悟之萌矣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委委佗佗叶河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

何五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

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

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

詩傳卷之三

四

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一篇如字聲髮為之天

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編列他

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服之以從祭絕

當耳其下以紃音黠懸瑱廬陵羅氏曰紃織如

王為之以續紃之而屬於紃瑱條上屬於衡者瑱以

縣之當耳轉音篆同卷也瑒瑒之言加也以

玉加於笄而為飾也孔氏曰必委委佗佗雍

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

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

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

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乃宜居尊位而服盛服

也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

之何哉言不稱也也

○玼音此号音號玼号其之翟也髮如雲

不屑先結鬣徒帝也玉之瑱也象之掃帝勅

也揚且反子餘之皙星曆反叶也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五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

而彩畫之以為飾也孔氏曰翟雉名彩畫為

氏曰鄭氏云江淮而西青黃五色皆備成章

日瑜瑜翟則畫瑜雉衛侯爵夫人服瑜翟

鬣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鬣髮音鬣

也人少髮則以鬣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鬣

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掃所以摘音剔

髮也華谷嚴氏曰掃兒也揚眉上廣也且語

助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

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慶源輔氏曰其

不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言服之美也髮如雲

也王之言色之美也服飾容貌之美或揚且之

帝然豈可以徒居哉

○瑤七我兮瑤兮其之展陟戰反叶也蒙彼

反側救締是紕息列祥薄慢反叶也子之清揚揚

且之顏叶魚反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叶

賦也瑤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音現於君及

見賓客之服也鄭氏曰展衣以丹縠為衣

音蒙覆音阜也鄭氏曰展衣宜白禮記作禮

孔氏曰葛之精者曰絺其精紕祥束縛意以

展衣蒙締綌而為之紕祥所以自斂飭音也

或曰蒙謂加締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

之也朱子曰先著裏衣表締綌而清視清明

也揚眉上廣也孔氏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為

也揚眉上廣也清揚者眉上之視清明因名為

上眉下皆曰揚目上目下皆曰清故野有蔓草傳云清揚眉目之間猶嗟傳云目下為清

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今美女曰媛見其徒有

羞色而無人君之德也今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八句八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

如之何責之也五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

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五三章之末云展

如之人考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

意益深矣慶源輔氏曰凡人之責人辭愈多則氣愈暴氣愈暴則辭

愈厲此則志不帥氣而氣反動其志者也君子之責人則辭愈多而氣愈緩氣

也且緩而辭愈和此則則裁乎情止乎禮義

之辭益婉而意益深則心不至於失其

正矣東萊先生責之問之惜之三字說

盡詩意極好玩味○華谷嚴氏曰此詩

唯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

亂之事實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語而

言宣姜服飾容貌之盛如此玩其辭想

其安榮苟無其德不樂於誨淫者乎惟

詩人寬厚意在言外故其立言如此蓋

與猗嗟之唐研古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五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良反要反我乎上宮王反送我乎

淇之上叶辰反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名女蘿女蘿名

兔絲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經直言唐而毛傳言唐蒙也○本草曰生田野蔓延草木之

上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註孔氏曰酒誥

都朝歌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官即沫也

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

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

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

此也麥望

○爰采麥叶訖反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姜孟弋

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白虎通曰麥金也

死弋春秋或作姒春秋定姒公蓋杞女夏后

氏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姜孟庸矣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長樂劉

唐麥葑者登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

託以采此也○安成劉氏曰孟姜孟弋孟庸

亦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

桑中三章章七句

詩傳大雅三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

矣比去聲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慶源輔氏曰誣上只是欺謾其上之人

大抵行私者皆有此心桑中之詩雖肆

言無忌然誣上行私之心自在此皆緣

此則又因政散之故上之人苟有政事

則何至於此○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

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

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

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按桑間即此

為晉平公鼓之是謂也

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朱子以桑間

即此桑中詩而証以樂記之語然則鄭

氏謂師涓所聞者自是濮上之音也

鶉音純之奔奔鶉之疆疆音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與也鶉鶉音屬屬本草曰鶉初生謂之羅鶉至

之白唐一物四名也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

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

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

人之無良鶉鶉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

孔氏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鶉則鶉自

相隨疆疆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為

母頑則為子而與之疆亂會鶉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叶人之無良我以為

君可

與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稱小君曰夫人對君

體言之亦得曰君襄公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必速出是也慶源輔氏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猶不敢不以為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

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

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

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

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

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

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

方中之前盧陵彭氏曰陳氏云木必壞

生焉聖人存此詩以為狄入因以是說

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

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

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

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三山李氏曰

而不刪之者所以示鑒戒也亦如春秋

亂臣賊子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

唐太子弘受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弑

其君頹而請更受他書是不知聖人垂

定丁倭之方中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筵不進國風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

樹之榛栗椅反宜桐梓漆爰伐琴瑟梓椅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

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

營室晉天文志曰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

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

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

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

又南為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亥月昏中下建今曰此星又子

中矣楚宮楚丘之宮也鄭志楚丘揆度也樹

八尺之臬音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

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孔氏白匠人

置藥以懸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

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註云於四角立植而

懸以水望其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

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藥

某同○安成劉氏曰彭魯叔云藥柱也懸垂

繩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

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

筵畫地為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

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

畫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

因以正北方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

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方慶源輔

氏曰古人之作室上順天時下正方面不敢

也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

也

也

也

也

也

實榛小栗大皆可供邊實本草註曰榛樹高丈許子如小栗栗

樹高二三丈花青黃色實有房彙大者中子三五小者子唯一二

皮桐梧桐也桐華谷嚴氏曰陸璣言有青桐白

○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有白桐梧此中琴瑟者白桐也

○三枚開白花不收其子妙作果一桐子可作油一

種不可作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日本草註

琴體重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日本草註

桐而葉小花漆木有液黏念平黑可飾器物

也也四木皆琴瑟之材也華谷嚴氏曰榛栗可備籩

實梓漆者可供器用但言爰於也○衛為狄所

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

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

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華陽范氏曰此詩

永久碑雅云言其所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

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

木故文公於初作室之時早計如此○安成

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言其得天時地利之宜

下三句言其有久遠預備之計所謂

悅之美之者皆追述其事如此也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

山與京良叶居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孔氏曰故墟高可望猶僖公

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政日當是博

詩傳卷之三

詩傳

州堂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

同或曰景音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

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安成劉氏

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此皆再三言之蓋衛

地跨冀充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

公所資也據楚丘在冀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

宜桑如桑間允信五藏善也○此章本其始之

濮上可驗也望鄭氏曰望楚丘與旁邑審其高下所依景

安成劉氏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

必考日景故謂之景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

丘山之方向也上方章揆之以觀降觀其下有

日復定其宮室之方也上方章揆之以觀降觀其下有

桑土可以居民○東萊呂卜三山李氏曰建

氏曰降觀以細察其土宜卜國必相土地之

宜土地既善然後稽之卜筮文公既有以相

土地之宜矣故其後曰卜如縣詩曰爰契而

我龜將遷國必考之卜云其吉是也而

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臨川王氏曰言今

○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

不敢違寧曰終馬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

也○慶源輔氏曰既正其方面也又覽其形

勢也○又察其上宜也人事盡矣然後卜之則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始鏡于

桑田叶徒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均一反駮來牝三

千新反倉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

詩傳

十一

說舍止也秉操寒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

駮○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

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音往而勞去聲勸

之臨川王氏曰上章既言城市宮室於是言

後可以施政事云○朱子曰古人戴星而然

非獨此入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

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

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

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豐山謝氏曰秉心也實

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

○眉山蘇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記曰問

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駮牝之衆如此則

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

又要其終而言也慶源輔氏曰此章乃要其

經營其國者如此其善與富亦宜矣○廬陵曹

氏曰人君之一心也所以致此馬之多者亦此

心也一而誠實淵深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

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

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
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
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
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
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程子
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
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
言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
之卜其洛亦然人謀藏則龜筮從矣卒章
則叙其勤勞以致殷富○安成劉氏曰
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
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為元年至文
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

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
人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
楚丘未城之先歟然詩言終焉允臧駮
北丘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
追言其始遷時事耳故二章以前
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

蛩

丁計

蛩

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

父母兄弟

比也蛩蛩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

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

之淫氣也孔氏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

獨非陰陽之交而虹獨以不正在東者莫

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安成劉暮

詩傳

五

之為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兩

此刺淫奔之詩言蛺蝶在東而人不敢指以

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

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何東萊曰

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蓋言女子終當適

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

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

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

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

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濟

子西

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

父母補叶滿反比也濟升也周禮十輝音九曰濟註以為虹

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春官註以觀

妖祥辨言凶輝謂日旁之光氣一日霞如赤烏

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日象如赤烏

三日冠珥五日旁雲氣刺日四日監赤雲在日旁

如冠珥五日旁雲氣刺日四日監赤雲在日旁

在日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日叙雲氣次序如山

像○孔氏曰濟虹也十日想難氣有似可形

故○虹濟日東則見西日西則見東崇終也

終朝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

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南軒張氏曰蛺蝶

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不和則成雨陰氣方凝

人道之正蓋
理所不容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_{叶斯}也_三不知

命_{并叶彌也}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

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

○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

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

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

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

道制欲則能順命_{臨川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

○慶源輔氏曰男女之欲人所不能無也要
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則失其真信之節而
有害於天理之正道即是理理即是命以道
制欲則能順命去其人欲則能循乎天理矣

蝮螻三章章四句

相_{息亮}鼠有皮_{叶蒲}人而無儀_{叶于}人而無儀

不死何為_{叶吾}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

與也相視也

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

其不死亦何為哉_五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_叶

音已反又
始反又

與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反止

與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儀次章言容止末章方言禮自淺以至
深以皮與儀以齒與止以體與禮亦有
輕重也又曰蝦蟆相鼠二詩皆文公之
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見國人之淫奔
在位之無禮為可惡而作故其辭意比
他詩特為嚴厲然亦未嘗不止於禮義
也又音華谷嚴氏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
言鼠舉卑汚可惡之物必惡人之無禮
也○東萊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如何其
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其

子子

居熱

干旄

在浚

者

子何以

昇

素絲

紕

之良馬

四之

彼

姝

者

子何以

昇

素絲

紕

賦也

子子

特出

之貌

干旄

以旄

牛尾

注於

旗

干之首

而

建

之車

後

也

首

九

注

浚

邑名

邑外

謂之

郊

紕

織

組

也

蓋

以

而維

之也

四

之

兩

服

兩

駟

凡

四

董氏曰

馬在

車中

為

駟

也

子

指

所

見

界與也

○言

衛

大

夫

乘

此

車

馬

建

見賢者

夫

建

旗

而

來

觀

浚

之

都

詩經大雅

卷八

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界之而答其禮意之
勤乎朱子曰此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
也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

○子子干旌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

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五

賦也旗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

下繫旒音燭繆音氏日音旗亦音體也○孔

章互文也言旒則有旒皆畫鳥隼也周禮司

隼為旗考工記曰鳥旗七旒以象鸞下邑曰

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公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

姝者子何以告反姑沃之

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

首也孔氏曰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旌上則干

旌一也干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

而言也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韻耳亦極言

屬於賢者如此非

心誠好善不能也

干旌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
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

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
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
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
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
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衛安成劉氏曰
禮不好善道以致亡國君臣上下蓋嘗
溺於三者之中而不知矣遠其滅亡之
餘懲往事而興善念於是淫亂者有
竦之刺無禮者有相泉之惡樂善道者
又有干旄之詩非文
公之更化何以臻此
載馳載驅叶反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
侯叶反大夫跋蒲末涉我心則憂又

賦也載則也吊失國曰唁孔氏曰昭公二十

行曰跋水行曰涉夫國曰唁若對吊死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

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朱子曰此詩之作在定之方中之前

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

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

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慶源輔
此詩所言則是夫入既歸而許之大夫乃追
之於路而告之以夫不可歸之義夫許大夫何
不告而止之於穆公而行之時乎想夫入傷宗國
之亡既請於穆公而公許之故遂行焉既而

大夫及國人皆以為不可遂請於魯公追而止之耳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心以為憂則夫入之行亦固知其於義有不可者矣特以惻怛之情有不能自止者故為是倉卒之行焉要知其初必竟自止者故為是倉卒之行焉要知其

耳取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

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閔閉也止也言思之不

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

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

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

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臨川王氏

曰宗廟顛覆變之大者人情之至痛也夫大

致其思如此然後盡於人心夫入致其思大

源輔氏曰使許穆夫之人以己為不善而

竟為之則情終不欲者也知人以己為不善雖

乎禮義者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音盲反女子善懷亦各

有行郎反許人尤之眾穉直吏反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

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引溝洫志曰

岸善崩下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

詩書大雅卷三 二 十一

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
之情或采蠶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
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
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釋且
狂也但以其不知己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
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釋且狂哉
○我行其野芄芄蒲紅其麥訖控苦貢于大
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百爾所
思齊反不如我所之反
賦也芄芄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

魏莊子之因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

請和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

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

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

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

所至乎華谷嚴氏曰味詩意夫人蓋欲赴懇

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

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慶源

曰蓋欲其察我之情而憐我之志耳○豐城

朱氏曰始之欲往義乎情也終於不敢往止

乎禮義也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

之何我宜其思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二年見閔公舊說此詩五章一

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

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

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

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

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

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

重於亡故也華谷嚴氏曰首章婉而未

三章始慨然責之四章乃言其情欲控

于大邦而求其能救衛者此至哀至切

朱子情也其後齊桓公卒救衛而存之

大段會底說不得又曰聖人錄泉水於

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

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是以父

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

知矣然則許穆夫亦賢矣夫又曰宣

姜生衛文公桓夫人生自許穆夫又曰宣

子以慶源輔之則人生自宣姜之惡極矣

而其子如壽如文公其女如許穆夫人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強於善則惡人不能汚邪世不能亂也

法於夫自強於善耳以是知人能自

衛一之五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奥言傳綠竹猗猗於宜反有匪君子於河反

如切如磋七何反如琢如磨瑟号倜倜况况元反赫号况况元反

與也淇水名奥隈音隈也漢世猶然所謂淇

園之竹是也漢志武帝塞鉉子决河薪柴少

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

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

鑿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

言其德之脩飭有進而無已也雙峯饒氏曰

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

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安成劉氏曰

已極其善民不能忘則固大學傳曰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朱子曰道

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又曰

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

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

以斐然有文者其初目切磋琢磨中來○朱

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球形質也磋磨皆治物

使其滑澤也復磋琢而復磨言治之有

其精也致瑟矜莊貌倜威嚴貌咍宣著貌謏

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

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安成劉氏曰

已極其善民不能忘則固大學傳曰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朱子曰道

猶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猶治玉石者
 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而
 既琢之而復磨之武公問大道自脩此詩人
 武公之本旨邪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
 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古者甚不與
 ○論語子貢所引不志或踈或密或窮究純
 取義姑以設已之志或踈或密或窮究純
 不能同也○北溪陳氏曰切是講究到純熟
 理遂伴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
 以使無瑕類磨是磨礪至那十分純粹處
 以如琢瑟兮憇兮恂兮慄也赫兮咺兮者
 威儀也朱子曰嚴密貌憇武毅貌赫咺宣
 儀可象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外也
 中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

不可諉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朱子

日盛德至善蓋人心之同然聖人既先得之
 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
 能忘也而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
 之所極而言也○慶源輔氏曰觀大學傳會
 子所以詳此詩首章後六句之說字義明白
 而旨意詳備愈讀愈有意味出方可謂之善
 說詩蓋後之意則或遺於訓誥惟曾子則於
 意泥於旨意則或遺於訓誥惟曾子則於字
 義旨意兩皆極其至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反有匪君子克耳瑋
 瑋音會反弁如星瑟兮憇兮慄也赫兮咺兮有匪
 君子終不可諉兮又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克耳瑋也瑋瑋
 美石也天子玉璜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

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孔氏曰弁

師註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結玉為飾謂之綦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綦飾七也

○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安成劉氏

曰此釋而見其德之稱也安成劉氏曰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則音責叶有匪君子如金

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兮重反音恭較岳古

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反音夕

與也簣棧濕上聲也禮記檀弓註曰簣謂床第即床棧也竹之密

比去聲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

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孔氏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

問自脩如器未成之初故須切磋琢磨此寬

宏裕也綽開大也猗歎辭也重較藍田曰古卿士之車

也較兩轆倚音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藍田曰古

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

下才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

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

下式而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

也程子曰言其樂易而以禮防節不至於過

則無勉強之意非盛德者不能如此也○以竹

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安成劉氏曰而又言

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安成劉氏曰

詩經卷之三

子

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既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安成劉氏曰綠竹自始生猗猗以自脩如金錫之出於鍛鍊如圭璧之成於琢磨則成其德矣興之取義蓋如此若其寬綽而居重較則自如而猶可觀也戲謔而不為虐和易而必有節也所以能然者由其德之全備也○定字陳氏曰充耳會弁則以德禮之稱其服言重較則以德之稱其車言也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止齋陳氏曰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暹肅肅

不廢雖雖僅僅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從也○安成劉氏曰前章瑟儻赫咥張之時也此章寬綽戲謔弛之時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懿當作讀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

姜武公而今從之也武公進德成德

章言如此切如磋琢磨則學問自脩之精

密如形諸外也三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

鍊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

皆詭而於此可得不事矜持而周旋中

禮之意未子日說得甚善武公學問之

功甚不苛年九十五猶命羣臣使進規

諫畢竟他日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

豐城朱氏曰首章以竹之象與德之成

之進脩卒章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

就合二章而觀之所以能與是鍛鍊之

精純者由其溫潤者由其表裏之相符也

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

寬而有制也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

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為德

之成也如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

無愧矣

考槃在澗

賢反碩人之寬

獨寐寤言永矢

弗諼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

考槃在澗

賢反碩人之寬

獨寐寤言永矢

弗諼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

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

鼓盆拊缶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

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

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

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華谷嚴氏曰碩人之寬易所謂肥遯者也○

永嘉陳氏曰碩人在澗考槃樂歌天子不得

而臣諸侯不得而友雖寤寐永誓不忘此樂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反獨寐寤歌永矢弗

過反

賦也曲陵曰阿適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

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

之意也慶源輔氏曰退而窮處偈反甚矣而

不自得也能寬大自樂若將終身焉蓋無入而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反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眉山蘇氏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眉山蘇氏

此樂告人也廣之謂也寤宿已覺而猶卧也弗告者不以

考槃三章章四句孔叢子曰吾於考槃見

慶源輔氏曰孔叢子所說深得詩意

豐城朱氏曰賢者隱處於澗谷之間而

自誓不徇乎其樂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

正而不徇乎其樂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

孰有寤寐於此其無往而不獨寐寤歌

碩人其頎衣反既錦褰衣齊侯之子

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反文衣也褰禪也也錦衣而加褰焉為其文之

詩序大雅卷之三

太著也

朱子曰聚儀禮作景禮記作絢古註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沈存中謂

聚與縗同是用縗麻織布為之不知東宮太

是是否○華谷嚴氏曰聚以縗為之

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

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

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侯皆莊

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眉山蘇氏曰邢周公

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東萊呂氏曰

白虎通云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為

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劉氏成

曰歷言此者以見莊姜之姊妹

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

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

重歎莊公之昏惑也孔氏曰其父母兄弟皆

之乎○華谷嚴氏曰風人不言莊姜不見

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族欲讀之者知其

為莊姜則不見答之事國人蠅蟻什古山也

○手如柔荑徒兮膚如凝脂領如蝤蛴

齒如瓠犀反犀螭音首蛾眉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匹見反兮多賦也茅之始生曰萋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

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蛴木蟲之白而

詩經

卷

詩傳

長者木本草註曰郭璞云腐瓠犀瓠中之子方

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螭如蟬而小其額廣

而方正鄭氏曰螭螭也其眉細而長曲備

口輔之羨也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領車也是

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

章之意也鄭氏曰言莊姜容貌

碩人敖敖五力說反始銳于農郊叶音四牡有

驕起朱幘反符云鑣鑣表驕反翟茀音以朝

賦也直豪反教教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

之四馬驕壯貌幘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盧

排羅氏曰鑣一名扇汗又曰人君以朱纒之也

鑣鑣盛也孔氏曰鑣言以朱飾翟翟車也夫人

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孔

曰婦人不露見車前後設蔽鳳早也玉藻曰君

日出而視朝鄭氏曰朝內朝路也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鄭

曰小寢燕寢也釋服玄端○孔氏曰君出

視朝畢乃適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

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

詩傳

卷十五

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
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

歎今之不然也呂氏曰鮪鱣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戶古反施眾音濺濺音

呼反活活叶鱣陟連鮪于軌發發補末反葭音

荑反揭揭反庶姜孽孽反庶士有暵反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毛氏曰盛大貌

活活流貌施設也眾魚罟也濺濺罟入水聲

也說文曰濺濺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頰下

也濺濺五

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孔氏曰鱣魚

無鱗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鮪似鱣而小色青黑

璣云鮪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頰下其

甲可以磨薑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鮪肉色

味不如鱣也發發聲也亦謂之荻

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婦孽孽盛飾也庶士謂

媵臣竭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

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

見○華谷嚴氏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

深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

詩傳地經三

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
人之辭大抵然也○新安胡氏曰黃氏
云綠衣詩言嬖妾之不當借而借碩人
詩言夫入之宜見答而不見答○慶源
輔氏曰觀邨風燕燕等篇則蒞姜之德
行文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何也
朱子曰此但指其人而此詩不見者以刺蒞
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蒞姜之義則固不
也止此

氓之蚩蚩人之反抱布買莫豆反絲齊叶新反匪來買絲不

來即我謀悲叶謨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奇叶祛反匪我

愆期子無良媒悲叶謨反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朱子曰始見其未莫知其為誰何也蚩蚩無

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

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孔氏曰幣者買

買也釋文曰買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

華谷嚴氏曰在朝歌之東漢志陳郡有頓丘

縣師古云以丘為縣也丘一成為頓丘謂一

頓而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為人所

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

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

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

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

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

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

詩傳地經三

何以異此可不戒哉慶源輔氏曰讀先生之說令人惕然知戒不敢

有一毫自恕之意也

○乘彼坳垣俱毀垣音表以望復關負叶圭反不見復關

泣涕漣漣連音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

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爻

賦也坳毀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

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著曰筮體兆

卦之體也朱子曰龜歲久則靈著生百年一

神以著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

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

分掛揲劫凡十八變而成卦○孔氏曰兆卦

之體謂龜兆筮卦也故左傳曰一薰一蕕十

年尚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賄財

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坳垣以望

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

若無凶咎之言慶源輔氏曰此章可見古人

子謀不為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安

成劉氏曰卜筮之法所以開物成務定天下

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曾謂有淫人之瀆

問而尚得無凶咎之言乎以其猶能自疑而

欲決之也則請以蒙之六三告之蓋使此

無依利之戒則必各求正則以爾之車來迎

○當以我之賄往遷也音同嗟鳩兮無食桑

詩傳

三十一

蕙音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音持士之耽兮音反猶可說也音反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音反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音鳩鶉音鶉似山雀

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華谷嚴氏曰即莊子所謂鶉也郭璞云蕙桑實也鳩食

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戒女無與士耽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比自比

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蕙以興下句起興蓋有兩例後凡言比而士猶可說而女

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真信為節一失其正則

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鄭氏曰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掩婦人唯以真信為節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主

言者蓋以此婦立言之意專主於言婦人不男非謂男有可耽之理而無所妨玩詩文猶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音于自我徂爾三歲食

貧淇水湯湯音傷漸音子車帷裳女也不爽音叶士貳其行音下孟音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音夕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

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孔氏曰以

飾如裳以為容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

以比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

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度水以歸復

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慶源輔氏曰女

其誓約之言不差耳豈不悔其初之失哉雖

云曲不在已殊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

然也○安成劉氏曰此婦首稱曰民繼而曰

子繼而曰爾又繼而謂之士繼而復曰爾又

復曰士或鄙之或親之或貴

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許意其笑

燥叶音

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冬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啞笑貌○言我三歲

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

卧無有朝朝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

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

然但啞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

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

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戰反魚隰則有

泮匹音畔叶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伊反信誓朝朝

叶得
反將

不思其反

叶字

反是不思

叶新

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

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但孔氏曰

兩角為晏晏和柔也朝朝明也○言我與汝本

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安

劉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奔

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

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

耳淇則有岸矣濕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

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

至於此也此則興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興在賦外他章亦有就賦其

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既

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

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

謂也襄公二十五年註曰思使終可成思其

自悼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皆悔恨之極也

於凶咎者欲心一縱

氓六章章十句

長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

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

倫以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肇有人

者此氓詩之所謂由作也○慶源輔氏曰

籊籊

他歷

竹竿

以釣于淇

豈不爾思

遠莫致之

莫音

莫音

莫音

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
 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
 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序也嘗
 謂二詩皆出其辭隱蓋其初之不序也嘗
 雖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
 則一賢一否如之不能同所謂有言者
 不必有德豈不信哉○安成劉氏曰此
 詩及邶谷風皆棄婦所作故其辭意多
 同桑之黃隕即涇濁之色也食貧靡勞
 即方舟泳游之苦也至於暴矣即有洗
 有漬之意也借老而使爾新昏以既生
 而此子于毒也然則宴爾新昏以既生
 窮則其過今在於夫女之過在夫不可
 也則其過昔在已今之過在夫故可
 責其不念昔者之來墜昔之過在已故
 終於自悔昔者之不思其反此詩自悔
 之深固不得如谷風
 歸怨之深也
 莫音戲

賦也

籊籊長而殺

去聲也

廬陵羅氏曰竹竿長

而根大其末漸漸表

小竹衛物淇衛地也

○衛女嫁於諸侯思歸

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

言思以竹竿釣于淇

水而遠不可至也

慶源輔氏曰豈不爾思者

之者以義有不可致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叶羽反

女子有行遠

于萬反

父母兄弟

叶滿反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

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

源合故曰在右新安胡氏曰以○思二水之

詩經

三十一

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慶源輔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安之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補朱巧笑之瑤反七可佩王之

儻反乃可

賦也瑤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瑤然猶所謂

粲然皆笑也儻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

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

○淇水悠悠音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悠悠流貌檜木名似柏松身○孔氏曰楫所以行舟也○與泉

禹貢枯栢註栢葉松身曰枯與此一也

檜以

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眉山蘇氏曰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詩而在衛

者以其聲衛聲歟記云鄭聲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蓋諸國

而之音未有同者衛女思歸

莞音九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雖則佩觿能不我

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兮兮又夕莞蘭州甘

興也莞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

啖音淡○本草註曰幽州謂黃支董氏曰枝同石經作

文同觸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

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

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

○莞蘭之葉童子佩鞢鞞雖則佩鞢能不我

甲協反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與也鞞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

以鈎弦閏音開與體鄭氏曰沓也也即大射

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彊沓

右手食指將去聲指無名指也儀禮大射小射

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決朱極三鄭氏曰極猶放也所以鞞甲長

莞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慶源輔氏曰

宣公卒惠公幼而杜預又謂惠公即位

時方十五六則小序以此詩屬之惠公

亦可以故他無所見而詩文又不明言其

強解此疑之義若必為刺衛惠

公則便至有依託鑿空之失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

予望方武之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

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

詩傳卷之三

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東陽許氏曰以

日孫為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盧陵羅氏

言誰謂河廣乎阿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五

誰謂宋國遠乎阿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五

華谷嚴氏曰跂舉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

義不可而不得往耳公華谷嚴氏曰箋謂宋襄

河廣之詩孔氏因以為衛文公時非也衛都

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

涉河衛自魯閔公二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

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公猶在襄公

方為世子衛戴公文公俱未立也舊說誤矣

孔氏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

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

作此詩不屬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夕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

終朝而至言近也華谷嚴氏曰刀初古字通

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至以極

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

意最可玩范氏以為知

河廣二章章四句八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五

詩傳卷之三

四十一

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
之詩有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廬
羅氏曰六人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
人也宋桓夫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
也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
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
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
存焉故也慶源輔氏曰范氏為襄公慶
猶有存焉即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
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之○豐城
朱氏曰毋出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初
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
之中不以思辨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
思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

伯兮反王前驅反
伯兮反竭反列反兮反邦之桀兮伯也執反受反為反
夫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
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思義兩全而
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轍
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
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
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充以奉乎親焉則
乎之心亦可以少慰矣
之心亦可以少慰矣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竭武貌桀才過
人也受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父從征
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
執受而為王前驅也慶源輔氏曰先言其君

言方執爰而為王前驅則
是惜其用之不得其所也

容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反都歷為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

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

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

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

悅已容戰國策曰晉豫讓云士為知己者死

真情也○東萊呂氏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

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杜預云潘米汁可以沐

頭魯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

用也○新安胡氏曰內則女事父母舅姑五

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

○其雨其雨杲杲反古老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

疾夕夕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

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

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慶源輔

其歸復不歸則其憂思為甚氏曰冀

○焉反於得反况草言樹之背佩音願言思伯

使我心痠反呼得反况草言樹之背佩音願言思伯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草本

註曰一名鹿葱其花名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生男也萱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背

北堂也孔氏曰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

廬陵李氏曰北堂有北階賈氏云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安成劉

氏曰北堂背南痲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

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朱子曰北堂蓋古

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

伯雖至於心痲而不辭爾心痲則其病益深

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

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

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

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

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

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

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

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

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

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

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慶源輔氏曰

註曰一名鹿葱其花名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生男也萱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背

北堂也孔氏曰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

廬陵李氏曰北堂有北階賈氏云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安成劉

氏曰北堂背南痲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

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朱子曰北堂蓋古然

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

伯雖至於心痲而不辭爾心痲則其病益深

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句

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

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

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

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

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

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

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

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

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

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

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慶源輔氏曰

范氏之說誠

是以詔萬世入君而治世之詩則知謹重
 於用上兵矣至情於亂世之詩則知其
 君上閱恤之為入清不出乎此者又深
 怨思之若以詩之意重民力也春秋時
 得聖人錄詩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
 師出矣未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
 兵多矣未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
 書之歸東山之師返也然來薇之役逾
 年而歸東山之師返也然來薇之役逾
 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怨懟之心
 不得其道則逾時
 有孤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嚴氏曰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
 有求匹之意翁無妻之人也○本草曰狐鼻
 尖尾大善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
 為妖魁

國亂民散喪其妃同配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
 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謝疊山氏
 曰見鰥夫無人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
 因其有言者以探其不言者可以言風入之
 矣旨
 有孤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丁叶

反計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
 厲則可以帶矣

反北
 有孤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葉叶

詩經卷之三
 曰下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孤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呼報也報之以瓊琚音匪報也永以

為好呼報也也

比也木瓜音木也實如小瓜音酢可食

狀如柰花生於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樹○徐氏曰瓜有瓜狀

挑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瓊玉之美

者琚佩玉名盧陵羅氏曰琚處佩之中所以

也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

實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

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匪報也永以為好

也

比也瑶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叶匪報也永

以為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說文曰玖玉黑色○孔氏

非全玉也

木瓜三章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孤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呼報也報之以瓊琚音匪報也永以

為好呼報也木果且叶

比也木瓜音木也實如小瓜音酢可食本草曰木

狀如柰花生於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櫛○徐氏曰瓜有瓜秩

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瓊玉之美

者琚佩玉名盧陵羅氏曰琚處佩之中所以

也牙者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

實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

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也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音匪報也永以為好

也也比也音瑶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叶匪報也永

以為好也也比也音玖亦玉名也說文曰玖玉黑色○孔氏

非全玉也王者是玖

木音早四句

行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日六

175
205
10

詩傳大全卷之三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
 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
 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
 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
 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
 也鄭詩放此慶源輔氏曰鄭衛之俗
亦風土所致張子數此說可謂能通
天地人矣○定字陳氏曰此說大槩
為淫詩言耳廊柏舟定之
方中淇奧等篇不在其限

